

活着，就是幸福

■ 张小雷(湖南)

8月3日云南鲁甸县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便给远在鲁甸工作的朋友田鹏打电话，希望得到朋友平安的消息。田鹏是我大学同学兼室友，从大一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铁打的哥们。大学毕业后，田鹏回了老家鲁甸工作。

可是两天过去了，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我暗暗着急，田鹏这次肯定凶多吉少，我只有默默祈求老天保佑田鹏平安。

过了几天，我终于接到田鹏在医院打给我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被倒塌的房屋夹在狭小的墙角动弹不得，凭着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强信念，他坚持了2天3夜，终于被救援官兵救出。值得庆幸的还有，田鹏的伤不重，都是些外伤。

劫后余生的田鹏感慨地说，幸福是什么？原来只是想着多赚钱，有车有房有存款才是幸福。经历了这次灾难后，看着周围那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鲜活生命说没就没了，才明白，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和渺小，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写到这，又想起另外朋友的故事。

这个朋友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商海，通过几年打拼，现在已经是身家过亿，穿的是名牌，开的是洋车，住的是别墅，应有尽有。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找时间给自己放假旅游休闲，本来旅游团给他安排乘坐的是当天上午出发的第一台旅游大巴，结果因为公司临时有事他没赶上，旅行社临时把他安排在了下午出发的第二辆车。当他们赶往目的地时，在途中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第一辆旅游大巴在经过一个陡坡时，由于刹车突然失灵，车子无法控制，冲下了山崖，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无一幸存。看着惨状，朋友感慨万千：假如我乘坐的是那车，灾难肯定也一样降临在我身上，那么，我拥有的财富还有什么用，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安健康才是幸福。

著名演员徐帆日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客作《艺术人生》，主持人文军问徐帆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徐帆不假思索的回答：“经历了剧中那惨不忍睹的大灾难，我觉得——活着真好！”

是啊，生命诚可贵，活着，就是幸福！平安，就是幸福！

博文悦赏

养石

■ 徐学平(江苏)

常言道：室有石则雅，室有石则安。面对一块精美的石头，那绚丽的色彩、优雅的格调、朴拙的造型、天然的纹理、深邃的内涵、超脱的灵气、坚贞的性格，这一切无不都会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思，让人领悟到一种宁静致远、虚怀若谷的情怀。

石之趣，在于石头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雅石是大自然散落的美，一方石头就构成了一种自然的山水，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韵味：壁立当空、挺拔峻峭者谓之“瘦”，四面玲珑、上下相通者谓之“漏”，轻盈飘逸、晶莹通澈者谓之“透”，石纹起伏、凹凸不平者谓之“皱”，色泽苍老、拙朴者谓之“丑”。正如清人赵继恒在诗中所言：叠叠高峰映碧流，烟岚水色石中收，人能悟得其中趣，确幸寻山万里游。

求一石易，而养一石难。所谓养石，就是指将自己精心挑选的石头经过长时间的养护，使其光润沉稳，产生出肌肤之美。养石首先得寻觅品质优异的石头，没有一定的硬度和密度的石玩本身的价值也是不可恭维的。石品如人品。于人而言，人格之重要自是不言而喻的，人格高尚，众口皆碑，人格卑劣，众口诛之。石头亦然，如果石格不高，人皆弃之。

一般来说，养石之法有两种，一种是“水养”，一种是“油养”。如灵璧石离土日久，它就会因缺氧而失灵，继而失声失色，因此就应及时以清水淋之以保润泽，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持石头的生气，还有利于保持灵璧石那独特的青铜之音。而寿山石质地细腻，脂润柔滑，则应先用细软绸布轻轻擦抹，去除石表灰尘，然后再用茶油反复擦拭以养其性，让油脂沿着毛细孔慢慢渗入石头里，反复如此，石质便会变得愈加温润莹澈。

养石，最重要的还是要以石为友。内心的藏家往往总会不断地抚摸石头，用手与之交流，如此一来，人气和汗液会慢慢地积淀于石表，形成一层黝然有光的皮层，也就是俗称的包浆。这种包浆可以说是一种古雅的见证，包浆越凝重，赏玩价值也就越高。藏石养石，既可以陶冶情操，也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有时有意或无意间获得一方美石，便足以让人沉浸其中，爱不释手。这也难怪“石痴”米芾但见奇石便拜作“兄弟”、偶遇珍品便藏于袖中谓之“握游”了。

Wh | 名家笔会

林庚的最后一课

■ 史飞翔(陕西)

1986年，77岁的林庚先生决意退出他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讲坛。在林庚先生退休之前，北大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

当时，系里正筹划着请一些老教授为学生们讲课。于是钱理群方面将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游国恩等名家请出，其中自然也包括林庚。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先生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了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最终定下，讲课内容也是斟酌再三，仅教案就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

林庚的最后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消息一传出，整个燕园为之振奋，前来聆听者络绎不绝，名流如云，极一时之盛。讲课那天，身高一米八的林庚先生穿着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一双崭新的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地出现在讲台上。按照钱理群的说

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整整一节课，林庚先生只讲了一首诗。然而，他款款来讲，滔滔不绝，讲得是激情飞扬，左右逢源，贯通古今、纵横捭阖。这堂课下来，人们惊呆了：诗歌竟然可以讲到这个境界！课后，钱理群送林庚回家，刚一进门林庚便倒下，大病一场。

在林庚先生95岁生日之时，北大中文系为他举行庆祝会。吴小如、袁行霈、谢冕、钱理群、陈平原等五代弟子，济济一堂，为先生祝寿。会上，林庚先生吐露心曲：“过去一直说我写诗脱离政治。我是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不了解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政治很复杂。但是我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我生存在社会中，我了解社会生活，我也热爱社会生活。我的诗，涉及边城，涉及当时的国家命运，写的是我的经验，我所理解的社会生活。人们都说，文学来源于生活。社会生活也是一种政治，一种最大的艺术来源。关心和了解社会，我才能写出诗

来。”会上，弟子们送给林庚十六个字：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

林庚先生一生布衣蔬食，淡泊无争。他以“远离功利，抗拒诱惑”自守，亦以此要求门人弟子。国内外的一切邀请，他都拒绝；一切媒体，他都回避；一切荣誉，他都不要。林庚先生从不涉足权力名利，这不是自命清高，而是不屑于谈名逐利，他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诗歌和学术，才是他一生的修行。92岁那年，林庚出版了新著《空间的想象》。然而，随着年岁日增，写了七十多年诗歌的老诗人，已渐渐走出诗歌的畛域了。“我到这年纪了，什么都看透了。看透了，透了，还怎么能写诗呢？”

林庚晚年常坐在藤椅上，少问世事，也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他的心里消失了。

2004年，北大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



林庚

Wh | 都市故事

导厕老人

■ 李树林(海南)

路上，我内急，四处找公厕。见一位老人举着写有“义务导厕”的牌子，站在熙来攘往的公交车站旁。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赶过去，没等我开口，老人已知道我的来意，乐呵呵地说：“想上厕所吧？”然后指在眼前的一个胡同口说，向里走50米往右，便能看到免费厕所。

当我一身轻松地走出胡同口，导厕老人善意地冲我点头微笑，好像不是他帮我解了难，而是我帮了他。老年人从事公益活动的不少见，但为别人导厕真不多，我怀着几分尊敬，几分好奇地和老人聊起来。

老人说他姓刘。住在离公交车站不远的一个小区里。儿子婚后住得离他家也不算远，每天上班都要到这个车站乘坐公交车。刘大爷说他儿子从小肠胃不好，动不动爱上厕所。上班等公交车时，忍不住想上厕所，便常常就近跑到刘大爷家上完厕所再去等公交车。

刘大爷知道儿子有上厕所的毛病。便想，如果儿子离他家稍远，内急了怎么办？于是以这个公交车站为中心，刘大爷把方圆两里路之内的公共厕所摸得一清二楚。“不瞒你说，从这里往那边一拐，有一小片菜地，连种菜人在墙角搭的简易便池，我都知道。”刘大爷笑道，“从车站到每一处公厕所所需的步行时间是多少，如何走，都画成了图，交给儿子，以备不时之需。”我竖起拇指，敬佩地说：“真是父爱如山呀。”

刘大爷说：“自己儿子要上厕所，当父母的急。那别人的儿子如果内急怎么办？能不能也方便方便别人呢？”于是，刘大爷放弃其他爱好，做了这么一个醒目的牌子，每天大部分时间在公交车站义务导厕，且已坚持了3年。久而久之，不仅导厕，更有行人向刘大爷问路，找走失的小孩或老人，也会帮助别人暂管行李等。只要信得过，路上行人遇到的任何事情，刘大爷都乐意去做。甚至搀扶年老体弱者去厕所的事也会有，刘大爷眉开眼笑地说。

我问：“想没想过哪天没有心情干了。”“要不干，早就干不了。因为我儿子去别处工作了，早就不在这家车站等车了。”刘大爷爽朗地说，“要想想，人最该想想怎样多帮帮别人，这个能够快乐自己。”

Wh | 诗路花语

立秋

■ 许起鹏(海南)

江岸一丝透沁凉，
飘零桐叶拂衣裳。
残暑渐逝歌西皓，
新雁南来入俗歌。
天子固牲坚意志，
贴膘百姓健肌肠。
天高气爽人欢畅，
天虎伏降消遥逸。

注：歌西皓、舞八佾、入圃射牲、贴秋膘均为立秋习俗。

祖母(外一首)

■ 郑文秀(海南)

我所向往的女人
穿着自织的筒裙
那些与大山同爱的色调
自然的，带着香气与灵气的美
那是拓展了三千年的生命之爱啊

在山中，谁知道时光穿行的声音
竟是这样细、这样密
从一个女人辽阔的心胸
绽放的缕缕情丝

谁能看见在山坳的那一角
她点燃的火种
不仅照亮自己
也照亮了整座大山
甚至于她的族人

而我跋涉的山水
寻找的流星
有过多少灿烂？
如今，我不能逃避
也不能深藏
她那双幽幽的目光
我必须沿着她脸上的纹路
去解读她的土地，她的子民
还有她的方向
甚至她得于自豪的理由

船形屋

几千年后，你的目光已迟钝了
你的脸庞不再是贴在大地上的墙
剥落的容颜，只有一些词汇
在幻觉的生命里奔跑着

我所记忆的形态不再复制
包括夜行的灯光
许多的躯体，现在都埋葬在山坡上
有些遗落在溪涧边
也有一些走进教科书里

曾经温暖的阳光
已经远离花间的草房
早年潜伏的那些荣光
现在已交给静默的灵魂去守护
平静的地面上

你的所有的高度只能在水的映像中
去打捞

你的窗口，此刻如谎言的灯塔
不再耸立、也不再发光

其实，你还是你呀
我的船形屋
世事沧桑在变
你的名字却依然存在
当我今天撞见你的面孔时
你却如梦幻般编造着神秘
当我走在你的干栏房
抚摸着你柔和的腰间时
你仰望的那双目光呀
把我的心刺得好痛、好痛



原野(国画)

郑林明 画

Wh | 艺海拾贝

风景和女人

■ 包光潜(安徽)

我喜欢柯罗的画，读过他的不少作品。他的画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风景，二是女人。他的风景画没有夸张而艳丽的色彩，往往于朴素中洋溢出浓郁的诗的意境，无论是薄雾轻笼的早晨，还是夕辉笼罩的傍晚，都显得柔美和曼妙，优美而静谧的氛围，宛若梦境。

柯罗对自然的感受力，似乎远远地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他热爱自然，在自然中打滚，洞察细微；他热衷旅游，足迹遍及整个法国，还有荷兰、英国、瑞士、意大利。对于自然，他可谓见识丰富，理解透彻。甚至可以说，柯罗一生很少临摹名家名作，在他的心目中，美丽的自然才是他最好的老

将影子当作珍珠的《戴珍珠头饰的女郎》，她既光彩照人，又不乏古典的美丽；我们看到了寄托着画家晚年心灵追求的《蓝衣夫人》，优美的蓝色调，映衬了夫人高贵的气质和婀娜的姿态，整个画面洋溢着人性美的光芒；我们看到了《躺在乡间的仙女》，她与美丽的乡间风景融为一体，仙女优美的体态，呈现的曲线的变化，与乡间的自然风景，如丘陵中的丛林，丛林中盛开的花朵等，相映成趣，浑然天成。

除了女人的肖像外，还有众多的风



蒙特枫丹的回忆

师。没有自然，就没有绘画。画中的光色，来自自然；画中的形体，来自自然；画中的意义，来自自然。为了自然，他可以终生不娶——我一生钟爱大自然永不变心，他说。

柯罗终生未娶，并不表明他不热爱女人。女人和大自然都是他的至爱。在女人的身上，他看到了美的本质，没有造作，只有简洁无繁的生活姿态和美丽属性。

60岁之后，柯罗的画中更多地出现了女人。她们端庄无邪，朴素无华，内心深处却无比高贵。我们看到了误

景画中的女人。有独倚树干的遐思者，有牵着幼女在河畔徜徉者，有与同伴坐在池塘旁唱和私语者，有簇拥在树丛上抢读情书者；有独自行走在幽静中的身影，有戴着墨镜手执鞭子的牧羊女……特别是那个扶墙而立的眺望者，她好不容易挣脱了庄园的缧绁，而那个她想见的人儿，早已不见了踪影，留给她的将是余晖绚丽的夕阳和漫长的黑夜。

面对柯罗唯美的风景画和优美的女人，我想说，大自然恩赐了我们所需的物质，而女人却给了我们的思想与想像。

在《蒙特枫丹的回忆》里，我读懂了画家内心的忧伤和淡淡的哀愁。两棵树，只有两棵。一棵巨大，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在它浓郁而蓬勃的绿影里，

我看到了深邃的意境。另一棵则与之遥相呼应，形成绝然相反的对比——在大树面前，它是那么渺小而无助，树枝已枯萎，只留下孱弱的枝条，而旁边已经生出许多蘑菇。农妇和她的孩子

们，没有意识到枯树的悲剧，却闻到了蘑菇的香气。这就是生活，虽然贫苦，却执着地挚爱。最令人感动的是

那波光云影尽收其中的湖面，它静静地接纳自然界中的一切，自己也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这幅情景交融的画

师。没有自然，就没有绘画。画中的光色，来自自然；画中的形体，来自自然；画中的意义，来自自然。为了自然，他可以终生不娶——我一生钟爱大自然永不变心，他说。

柯罗终生未娶，并不表明他不热爱女人。女人和大自然都是他的至爱。在女人的身上，他看到了美的本质，没有造作，只有简洁无繁的生活姿态和美丽属性。

60岁之后，柯罗的画中更多地出现了女人。她们端庄无邪，朴素无华，内心深处却无比高贵。我们看到了误

景画中的女人。有独倚树干的遐思者，有牵着幼女在河畔徜徉者，有与同伴坐在池塘旁唱和私语者，有簇拥在树丛上抢读情书者；有独自行走在幽静中的身影，有戴着墨镜手执鞭子的牧羊女……

特别是那个扶墙而立的眺望者，她好不容易挣脱了庄园的缧绁，而那个她想见的人儿，早已不见了踪影，留给她的将是余晖绚丽的夕阳和漫长的黑夜。

面对柯罗唯美的风景画和优美的女人，我想说，大自然恩赐了我们所需的物质，而女人却给了我们的思想与想像。

在《蒙特枫丹的回忆》里，我读懂了画家内心的忧伤和淡淡的哀愁。两棵树，只有两棵。一棵巨大，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在它浓郁而蓬勃的绿影里，

我看到了深邃的意境。另一棵则与之遥相呼应，形成绝然相反的对比——在大树面前，它是那么渺小而无助，树枝已枯萎，只留下孱弱的枝条，而旁边已经生出许多蘑菇。农妇和她的孩子

们，没有意识到枯树的悲剧，却闻到了蘑菇的香气。这就是生活，虽然贫苦，却执着地挚爱。最令人感动的是

那波光云影尽收其中的湖面，它静静地接纳自然界中的一切，自己也成为自然的组成部分。这幅情景交融的画

师。没有自然，就没有绘画。画中的光色，来自自然；画中的形体，来自自然；画中的意义，来自自然。为了自然，他可以终生不娶——我一生钟爱大自然永不变心，他说。

柯罗终生未娶，并不表明他不热爱女人。女人和大自然都是他的至爱。在女人的身上，他看到了美的本质，没有造作，只有简洁无繁的生活姿态和美丽属性。

60岁之后，柯罗的画中更多地出现了女人。她们端庄无邪，朴素无华，内心深处却无比高贵。我们看到了误

景画中的女人。有独倚树干的遐思者，有牵着幼女在河畔徜徉者，有与同伴坐在池塘旁唱和私语者，有簇拥在树丛上抢读情书者；有独自行走在幽静中的身影，有戴着墨镜手执鞭子的牧羊女……

特别是那个扶墙而